



作家传真

卡内蒂,思想的毒舌

玉珍

卡内蒂笔记是诚实深刻充满思想的,他不打算给任何虚伪和伤疤涂抹谎言的余地,一旦被揭露,基本已成事实,他像厌恶苍蝇的人在拍苍蝇拍,唯恐一次不准,只求一击毙命。这是他语言的暴力性,词句却仍然努力保持着优雅和镇定,在并不婉转的论述中能听到他对可笑之事的嘲弄,而语言仍然安静得气定神闲。

他把这些从人身上搜集来的伤疤和缺点当成战利品码齐了摆放在语言深处,适时地公示,就像行刑。诸如:“我们许多人,完全信服上帝是善的,却极为乐意像最坏的恶棍那样行事。”“通向不朽的路对吝啬鬼来说是最艰难的。”(《苍蝇的痛苦》)他看上去比一只苍蝇更明白苍蝇的痛苦,在人群里他随身带了好几个自己在行走,随时随地凝神聚气。我想用一些情愿和主观的词语来形容卡内蒂,那是我第一次读到他的笔记后的感受:敏感偏执狂,思想碎片烧脑者,阴暗面显微镜,谎言探照灯,目光阴冷的灵魂观察者,部分创伤后遗症患者,不厌其烦的心灵偷窥者,精力旺盛的语言建筑师,目光如炬得理不饶人,争强好胜过度敏感,人性分析师,缺陷指导者,精神分裂症,严苛刻薄神经质,人类心理观察癖……

他斩钉截铁面无表情地跟你说,“你害怕一切不会在死后发生的事。”就像早把你瞧了个底透似的。一会儿用“你”一会儿用“他(她,它)”,“他开口说“金子”这个词就好像他偷了它似的。”“她发现鱼越是贪婪,味道越是好。”“仇恨有它自己特别的心跳。”但一切其实也都是他自己,是所有人。他朝着所有人开枪。对他而言世界就是头脑头脑就是世界,而他在书写的就是有没有头脑的世界或有没有世界的头脑,卡内蒂,世界,头脑,(在《迷惘》中,他就将这些要素当成大标题)对这三位一体的思考从没有停止过,这是他热爱和当成信念的事情。

这些是我在微信读到《苍蝇的痛苦》(陈东莲译,好像还未出版)时候的感觉,后来读他的《迷惘》《耳证人》《耳中火炬》《眼睛的游戏》,语言更平静,更沉着,不是那些简短的小刀一样的笔记,口吻是从犀利尖刻中沉下去的水草,与深渊同生同色,大师的雄辩与从容,仿佛已经入定。但我查看了写作时间,《苍蝇的痛苦》是1992年写的,在其他作品之后,我想,也许他是越战越勇的老头子,对人的观察和审判,对一种教养和学习的严肃态度反而越发精神矍铄,万物的敌意与诡谲使他激动万分越战越勇。

我是看完《苍蝇的痛苦》再读《人的疆域》的,激动感没有最初那样强,可能因为一部分东西是我过去思考过的,加上已有对他风格的心理预设,刺激变小。他对他人,自己的体察审视,

弥合焦虑,恐惧,怀疑,在他一段段自言自语的审判中,他得到了他要的安宁。他显然是强势的,一个刻薄的思想家。他爱写那些怪诞的人(《耳证人》就专门写了几十种各式各样的怪胎,而这些怪胎的捏造者和上帝就是卡内蒂,他将他们的特点塑造得跟他的语言一样鲜明尖锐),不管多么毒舌,他就是写得好,他是如此地深刻和周全,又不乏生动幽默的诗意,“一帮哲学家为诗人拼出死亡。”他有各种各样的诗意,不像冰渣子一样句句冷漠。

我也会思考人类的心理,但我不爱主动管别人闲事和多疑挑剔,我可能只会从发生过的事情中思考人性,不爱揣测别人打探别人,而且不喜欢有窥视欲的人。但有人能将对人和世界的观察达到像人肚子里的蛔虫这样的程度,这是天赋,也是锻炼出来的能力,没想到卡内蒂把这个当成了毕生的事业而达到语言文学艺术巅峰。这种高度集中的观察力感知力恰好为他的语言加了一把火。

“你太聪明了,你必须失去更多。(对一位朋友的忠告。)”

“他已经在他最喜爱哲学家的范畴上把自己吊死了。”

“归根结底,你的敌人并不总是企图杀死你。只有对妄想狂的头脑而言才仿佛谋杀者每时每刻都准备着谋杀似的。”他在说谁?怀着告诫?他从一切的情感中搜集冲突迸发的人的东西。

人人皆是他人,他人皆是己。性格像眼睛盯着我们的生活,对于人性和人心,我没什么可教诲的,我是那种就算什么都知道但也不说的人。而卡内蒂是我什么都知道我现在就要说出来而且不会客气。这是他愤怒的智慧。睥睨众生,掘地三尺。但语言的直接也是一种同情,温柔的同情在他心里,而把语言变成了用力抓地的铁铲。

我想过为什么在那些导演里我对费里尼有种坦率的亲切感,他的方式也是那样朴素,善良,不矫情,不包装和粉饰粗鲁,悲剧,窘迫,不美的东西,虽然他电影的画面总是华丽张扬,放纵着美,欲望和虚荣,但他又极其地诚实,甚至纯真,唯一的区别是,费里尼没有卡内蒂的冷漠,过激和苛刻。他们的相似是诚实,呈现,深刻,不谦虚的。或者你自己冷静下来也能发现一些问题,发现在人海中生活着怎样的他人和人性,甚至于总是“他人即是地狱”但圆满如意是不存在的,美好的东西被人很多人赞赞过,另一些手持刀子的,是打算将更真的更难接受的东西呈上来,他说:“丑的缩影:一只吝啬的孔雀。”他偏向于露出复杂的真相化的东西,他不会考虑你的感受,就像生活那样。



5000年厚重,800年发展

——《炎陵县志》序

文专文

《炎陵县志》历经七度寒暑,即将付梓问世。逢盛世,宜修志。炎陵县原名酃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山川锦绣,人杰地灵,修志古风绵延不绝。以明嘉靖二年(1523)修《酃县志》为始,清康熙十年(1671)、乾隆三十年(1765)至同治十二年(1873)先后八次重修(其中四次中辍)。第九次修志起始于1988年,记事止于1990年,成书于1994年。至此,《酃县志》共修九次,今县内仅存康熙、乾隆、同治三个版本的影印、复印本及1994年本。

1994年4月,因县有圣陵炎帝陵,经国务院同意,酃县更名为炎陵县。新县名,新征程,新气象。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2014年,中共炎陵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重修县志,以述古瞻今、承前启后。此为《酃县志》的延续,新县名启用后的第一本《炎陵县志》。

炎陵县虽然建县只有800余年的历史,但因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炎帝神农氏安寝于县境,炎陵县的历史文化厚度就远不止于809年了,它几乎与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样厚重绵长、煜煜生辉;因为层峦叠嶂、巍峨挺拔的湖南第一高峰——酃峰坐落于县境,炎陵县的山水生态高度就不仅仅是海拔21152米了,它几乎孕育了罗

霄山脉中部十群峰的葱茏与峻秀;因为宋德、毛泽东第一次会面于炎陵十都万寿宫,毛泽东水口调研决策上井冈,炎陵县的红色文化底蕴就不仅仅是339条红军标语所保存的风云际会了,它更彰显出八百里井冈的烽火燎原气势;因为毛泽东在水口叶家祠主持第一次连队建党,炎陵县的那个叶家祠堂就不仅仅是一氏一地的荣耀了,它更是奠定“党指挥枪”这个中国红色军队致胜法宝的璀璨火种;因为毛泽东在中村第一次给部队上政治课、第一次主持插牌分田运动,炎陵县的客家歌谣就不仅仅是情妹妹和情哥哥的深情表达,它更是唤起工农千百万、跟党走、齐心干的磅礴精神伟力。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800年也许只是其中的一朵浪花,但炎陵800余年县志所记载的沧海桑田和发展变化,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望炎陵战天斗地、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定将全县人民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奋力谱写新时代炎陵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有益借鉴和不竭动力。



热爱是不卷收的文章

——在湘东,品读《吊脚楼下的湘西》

谢艳君

《吊脚楼下的湘西》是范诚老师的第七本散文集,厉害。也许有人会说,写七本书的作家大有人在,算不上多厉害。但如果他七本书都是写同一个地方——湘西,一本书约六十篇文章,也就是说四百多篇散文只为描绘同一片山水,诉说一同方风情,你除了说他文字功底厉害,更多必定是想要问,他在那片土地上到底走了多少回,他对那片风景到底读了多少遍,他对湘西的山山水水到底有多心仪?

不知道。都说“谁的青春不迷茫?”,我觉得范诚老师的青春就不迷茫。湘西是湖南的西部,是深山密林里的乡下,乡下只能吸引城市的人,当然也只能吸引个一日几回。乡下人太多希望走向城市,希望自己的后人跃出农门。

范诚老师出生在乡下,贫困的农家少年,要凭唯一的办法——读书,去跃农门的那种少年。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生还不多,乡村大毕业生还极少,明明可以去大都市却毅然选择去乡村的毕业生太少了。

什么原因让一个少年抬手启墨,转折疾书青春的方向,义无反顾直奔大湘西?文学!范诚老师在书后记中说:我是受沈从文先生作品的影响,怀揣着一个文学梦踏进湘西的。我不听任何劝阻,固执地去了。

文学人的最初,傻气而执拗。魅力和率性,是后来的文字赋予的气质。

先看范诚老师的前六部作品,只翻才出版的新书《吊脚楼下的湘西》。收到这本三百多页的封面考究古朴的书有七八天了,白天上班,晚上才能畅游文字,且看书又慢,所以还只看了极少的页数。我看书喜欢先看序或卷首语,目录,然后是后记,再从第一文往下看,不中途截文看。但看《吊脚楼下的湘西》有改习惯,我提前看了书的最后几篇文,因全是讲湘西特色小吃的,好吃的,人,容易重食文轻他文。

山,水,城,居,食,行,在湘西是一种什么面貌和风情?书的第一篇就一一告诉你。

山。湘西多山。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武陵山脉的东部,云贵高原像一群庞大的骏马,从青藏高原的南部,奔腾着向东广袤的平原驰去。沿途那挺拔峻峻的山峰,是骏马的头部。那逶迤蜿蜒的山脉,就像骏马的背脊。

如果我们把湘西的山看作是一个人的脸,那么,湘西民居——吊脚楼群,就是人的眼睛。

水。在溪流的岸边,总是叠起一层层的吊脚楼。这些房子,背靠着青山,面临着碧水。正因为有水,便于生活,才把一座座吊脚楼团聚在一起,才把山里人邀集成一块。

城。碧波荡漾的沅江水面上,浮起的这一排排看似松散却十分精致的吊脚楼,虽非雕梁画栋,却胜琼楼玉宇。

居。冬天农闲了,一抹斜阳照在吊脚楼上,只见土家,苗家姑娘,三三两两,每人一把木板凳,坐在吊脚楼上,绣花,打花带,还有做布鞋的,纳鞋垫的,她们像麻雀一样,说个不停,不时发出爽朗而欢快的笑声,似乎要把吊脚楼哄抬起来……

食。过年了,杀年猪,打糍粑。吊脚楼的坪场上,围满了大人小孩。亲朋好友,帮忙了、看热闹的,都聚在一起。

行。水是生命之源。吊脚楼的前面,就是小溪。不远处,有渡口,有码头。

略挑摘几句了。开篇,范诚老师用长达八页的文字如工笔画加水墨画,向大山外的人们铺展开湘西的美,无论哪一道风景哪一个角度,都离不开小小的吊脚楼,繁衍生息了一代又一代湘西人的吊脚楼。

跳过厚厚的三百页,我闻到了吃食的香气,馋人。我住在湘东,同为一省却真不知道世上还如此奇特的食物。说说我感觉我学会了的吧,过年放长假我要试做。

社饭。主要食材是糯米,也是我爱吃的谷物。浸软,洗净,滤水,煮捞再滤。腊肉切丁,泌油,再和胡葱,过水蒿菜齐炒,然后拌匀在糯米内,加盐,大火蒸熟,想想都是好吃。工艺不难,胡葱之乡有扯,只是我们这似乎不种蒿菜。无妨,少一样味道应该也还不错。范诚老师说第一次吃了三碗,我就来两碗吧。

书中写的腊肉,米粉,猕猴桃,香蕉犹可,没尝过湘西的,我家乡醴陵也有。但“茵油”和“包谷粩”我闻所未闻,范诚老师将食材工序说的很细,有声有色。

你以为读了《吊脚楼下的湘西》就和范诚老师一样成了湘西通了吗?他用了27年阅读吊脚楼下的湘西,千万遍不倦。散文,贵在用情浇灌。他写下的文字,有了自己专属的特色,无疑值得品读,由文滋生的对那一片神奇土地的向往,可以籍着这些热情浇灌的文字生长出的力量,出发。

正如周振华老师为该书作序中言:看得出来,他读了很多书,行了很多路,他的用心和勤勉,使他收获了很多具有学术和文学价值的文字。

范诚老师已为湘西落笔了七本散文集,但我期待品读他的下一本再下一本。而且我相信,即使不再写湘西,他的文字里也少不了湘西的印迹。因为,湘西,已经烙进他的生命里。



上个冬日,我在书中取暖

易裕厚

没想到春天这么快就来了,但整个株洲城依然还有冬的气息。上个寒冬,天冷地冻,万物重负,昼短夜长,守在家中不想出门时,我认为是读书的好时节。

一年四季中,春日慵懒,人容易倦怠;夏日炎热,人容易烦躁;秋日凉爽,人容易惆怅;唯有寒冷的冬日,清冷的空气让人头脑格外冷静,思维更加敏捷。读一篇美文,翻几札笔记,吟数首清诗,沉浸于阅读所带来的温暖甚至可以让我们的心理上产生对寒冷格外冷静,帮助我们卸去一身的疲惫,抵挡着寒冷对身体的渗透,更能让我们从书本里所讲述的别人的故事而感悟着自己的生命,慰藉着自己的心灵。

宋代的翁森在其《四时读书乐》提到了冬读:“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弥读书者。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紧闭门窗,将朔风、飞雪、寒凉、喧嚣,一切芜杂都挡在屋外,围坐在那红泥小火炉旁,在茶壶滋滋冒着热气的氤氲中,打开一本书,闻嗅着书墨香,一页页地读下去,翻动纸张的声音,扫读文字的跳跃,总是让那内心的浮躁如冰雪一样融化,一点点释怀。窗外偶有雪花飘落,小草树叶簌簌作响,或有两三片雪花,掉落到窗台上,瞬间便没了影子,而我们的内心却更安宁,与书相伴中厮守着这一屋子的温情。

冬日好读书。悠闲的午后,阳光浅薄但明亮,静坐一隅,吸附着那阳光照耀在身上的温暖,

很容易跨越时空的阻隔,沉沦在那纸上的江湖与风花雪月之中,所有的意气风发都在此时被方块字一网打尽,让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安静而满足的读者。

古人早有“雪夜闭门读书”之说,南宋陆游就有《冬夜读书甚乐》之感。寂静的冬夜,没有不速之客的到访,尽管进入书房埋首一隅去读自己喜欢的书,去探索自己所渴盼的内心世界。淡泊的心境、尘世之外的孤独,尽享书中乾坤五彩缤纷,慰藉那人在旅途的疲惫与忧伤。若斜靠床头,拥被倚枕,就着桔黄色的灯火,更有了热乎乎、软绵绵的况味,不仅让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放松,也让心灵更加自由自在。

读与思,从来就是一对不分离的兄弟。在日益拜欲和崇尚权术的时世中,坚持冬夜读书,蕴含深刻哲理的诸子百家、熔铸世间峥嵘的人物传记、洋溢幽趣雅韵的诗词曲赋、充满深挚情意的散文小说……仿似火炉里的炭块,燃烧在心中,更加让人清醒,让人参悟,让人益智,帮助我们更好地抵御那人生的寒冷和孤独,也能让我们获取更多的精神营养,在思想和灵魂的升华中拥有更新的态度、更佳的状态。

袁枚的《寒夜》曾说:“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那是冬日静心读书之中寻找自我的快乐,那种感觉如沐暖阳,如浴春风,能为灵魂增温,让思绪绵长,实乃人生一大乐事。

于是,上一个绵绵冬日,我在书中取暖……

